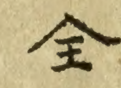
疑獄集



全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rpentier

疑獄集序

贈中書令右僕射平章事魯國公和凝撰

天有獄星易有訟卦獄訟之事何代無之自樸散淳漓時移事變畫圖圓者反同兒戲畫衣冠者豈異君臨雀角鼠牙訟端競起猪灰雞豆疑獄常多鄧公敵帝之裳終朝聽訟崔烈錢鐙之鎮歷歲衛寃與或位掌徒卒時當噬嗑國章難紊人命非輕大抵在立直公請謹慎審察金科不濫丹書無枉三數見設勿受棰陽之賂四知自勵無留昌邑之金從重不及輕罪失入莫如失出是以寫不疑之平反爲[illegible]增封于國之寬仁高門[illegible]一則[illegible]刀[illegible]一[illegible]

259337

陰功豈惟直史見之柳亦倩名垂後若其罪狀明白
證欵合符始付四推同虞仲之面熱未施五辟如魏
准之體青然正行刑亦無輿論則有人罔冤枉理其
狐疑按兩辭而兩辭未明審五聽而五聽難辨刑書
不載莫詳共嬰之由冤訴互陳何察斷織之倖若非
珠圓不滯鑑照難逃豈於一時遽繫二理得不沉思
靜慮考古證今剖其毫末之疑以厭神明之譽歟五
依我幕一佐憲臺皆當諷動之司累致冤誣之獄官
卑責重智淺道孤常慮差之毫釐則必罹乎悔吝未
嘗不潔誠齋戒祈獲祐于上窮竭聰意與覃思有得於
遂古每稽故實以導淵蒙有所開心即將銘座因成

編紀以示文遊庶將傳古之功或有起予之益但求
事類不備古今後有見聞亦可附續因名之曰疑獄
集

附續疑獄集序

男將仕郎太子中允和㠓述

易曰先王以明罰勑法君子以折獄致刑書曰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兩造具備師聽五辭是知古之聖
賢慎茲獄訟念一成而不變審五聽以求情悉其聰
明致其忠愛俾無枉濫以召和平在上者既能盡心
居下者得以措手其來尚矣可略言焉先相國魯公

晝夜朝曉宵
晷昕旦暮晨昏
旬望晦朔晴曀
明暗交宣迭作
風雨霜露冰雪
霰雹煙霞雲霧

霤電霹靂虹霓
霖晷氣之候改易
陰陽相代嚴年
成歷青黃赤白
碧綠玄黑朱翠
紅紫輝映服色

掌採自古以來有詞訟難究揣得情者著錄獄案
一卷留於從宦小子𡺾得遺編而謹讀先訓之丁
寧蓋將以開悟後人流傳永世足使學者習聽訟
而不敢因循酷吏斂威決獄而皆思平允關國家之
政理爲鄉士之指南仁人之言其利甚博況當聖世
詎可乎況𡺾從自天闕蒙名宦塗結綬三任親民於
劇邑二年作吏於秋曹每窮聞訟之源益蒐精詳之
理因敢討尋載籍附續家編期滿百條勒成三軸一上
卷先相因編纂中下二卷小字𡺾附續文作字
述識有愧於不才刑清政平冀小裨於大化

疑獄集卷上 疑獄第一至二十九 事二十九件

猪灰驗夫

張舉吳人也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夫家疑之詣官訴妻妻拒而不勝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之一活之乃積薪燒之察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果無灰以此鞫之妻果伏罪

爭絲鞭絲

宋傅李琎為山陰令有賣糖賣針二姥爭一團絲詣李琎李琎掛絲於柱鞭之有小鐵屑乃罰賣糖者後有爭雞者李琎問雞早何食一云粟一云豆破雞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

萬億能察字畫初知算數

可達天覆地載乾坤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億
能察字畫初知筭數可達天
覆地載乾坤分位東西南北
上下中外左右前後邊隅裏
内日月照臨星辰森列春夏
秋冬溫凉寒熱輪轉環廻次
第時節晝夜朝夕曉曾晷昧

啖荷豆爲之剖析曲直爲郡人稱爲神明

斷縑追聽

前漢時有一人持縑入市遇雨以縑披覆後一人
至求庇蔭因授與縑一頭雨霽當別因爭云是我縑
太守薛宣字貢君呼騎吏斷縑各與一半使追聽之
一曰君之恩縑主乃稱冤不已宣知其狀將問乃伏

出風俗通

沐枕誤殺

前秦苻融字博林善斷獄董豐遊學三年而還宿妻
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擬引問豐曰汝
初得不肯梏及下問答豐曰初夢乘馬入水而北自

北而南俯見两日在水中又馬左向濕垩者云変獄訟逵二沭避二枕既至妻具沭夜授豊枕憶延者言遂不從妻乃自沭枕而寢融曰周易坎為水水馬离离為馬馬北渡從北而南從坎之离三爻同變离為中女坎為中男左向而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两日昌字其為昌殺之不有馮昌乎左右曰吏果有馮昌遂詰昌昌具服與豊妻通期殺沭枕為驗謂中婦人

屎燥辨枉

吳廢帝孫亮字子明嘗暑月遊西苑方食生梅使黄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蜜黄門素怨藏吏乃以鼠屎投蜜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即呼吏持蜜瓶入

旦暮晨昏旬望晦朔晴曀明暗

交宣迭休風雨霜露凍雪霰

雹烟霞雲霧雷電霹靂虹

霓

謂曰彼追者適浟日偶識如神書識其實[illegible]

有人欲盜黑牛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又

不限其苗主見而識之推獲盜者遂州刺[illegible]之

及晡去明朝告浟浟乃令左右及府寮散市[illegible]

密[illegible]王恣浟界以[illegible]會一人為伴盜賊[illegible]

北齊彭城王浟為滄州刺史有一人被盜出來[illegible]

散騎錢[illegible]

嘗內外假諸今內[illegible]書乃在之耳於是[illegible]門外羅

告於知巨乃今啟鼠承[illegible]笑曰[illegible]鼠[illegible]先生中

曰北史有真日彼[illegible]從日見[illegible]將不[illegible]曰必為[illegible]

見聞曰真蓋之後[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非有[illegible]大

亮問曰覆蓋之後油還復之無緣有此黃門非有求於爾乎吏叩頭曰彼嘗從臣覓宮席不與亮曰必為此也易知耳乃令破鼠屎燥亮笑曰若鼠屎先在蜜中當內外俱濕今內燥者乃枉之耳於是黃門伏罪

散脯獲盜

北齊彭城王浟為滄洲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洲界以足疾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朝告州浟乃命左右及府寮令散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而識之推獲盜者遷定州刺史又有人被盜黑牛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洲日擒姦如神若獲此賊實為神矣

湫乃詐為上府市皮倍酬其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又有老母姓王獨種菜三畝數被盜黃湫令人密往書菜葉為字明日市中認之獲賊

取兒察情

前漢時穎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弟婦懷妊其長姒亦懷妊胎傷匿之弟婦生男奪取以為己子論爭三年郡守黃霸使人抱兒於庭中乃使娣姒競取之既而俱至長姒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傷於手而情甚悽愴霸乃叱長姒曰汝貪家財欲得兒寧慮頓有所傷此事審矣長姒乃伏罪

擧皮知主

山川溪澗峯巒

丘岸巖嶺林泉

洞谷池淵郊野

澤藪田原畦畝

水火灰塵決石

泥土海島江湖
汀洲渚浦潮浪
波濤連接縹緲
草木鳥獸各有
名號叢蘭蘆菊
薯蕷菖蒼牡丹

後漢李惠仕為雍州刺史曾有負鹽負薪者爭一羊
皮各言藉背之物惠謂州吏此羊皮可拷知主群下
黙然惠因令置羊皮於席上以杖擊之見少許鹽屑
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罪

不哀疑殺

莊遵為揚州刺史曾巡行郡內忽聞哭聲不哀而懼
駐車問之荅曰夫遭火燒死遵疑焉因令吏守之有
蠅集尸首吏乃披髻視之得鐵釘焉因知此婦與人
共殺其夫也即按其罪

拁因疑詐

後魏高謙之字道讓為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作金

以詐市人馬因而逃走詔令捕之讞之乃枷一囚立
於馬市給言詐市馬賊欲刑之密遣人察市中私議
者有人忻然曰無復憂矣遂執送窮問悉獲其黨

兒卒察悲

後魏李崇為揚州刺史縣民苟泰者有子三歲失之
後見在趙奉伯家各言己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
崇乃令二父與兒各別禁數日忽遣吏謂曰兒已暴
卒可出奔喪泰聞之悲不自勝奉伯嗟嘆而已殊無
痛意遂以兒還泰奉伯果伏誣妄之罪

馬雅擿妄

唐則天朝誣告駙馬崔宣謀反者勅付御史張行

發案之其告者先攜崔宣家妾乃誣云宣有妾將發
其謀宣殺之投屍于洛水行發案無屍狀則天怒
令重案行發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寬縱之
耶我令俊臣案勘汝當勿自悔行發曰臣推事不若
俊臣陛下委臣必須實狀若順旨妄族平人豈法官
所守臣以為陛下試臣耳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實殺
殺其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其妾如何自雪復案不
成則令俊臣推勘汝勿悔也行發懼為逼宣家訪妾
宣再從弟思競乃於中朝南北多致錢帛募匿妾者
數日畧無所聞而宣家每竊議事則獄中告者輒知
之思競揣宣家有同謀者乃詐謂宣妻曰須絹三百

匹崔使殺告者語ケ遂侵晨微服伺於臺側其匿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爲宣所信任同於子弟思兢頻見館客至臺路門今以通告者告者遂稱云崔家雇人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擾思兢素重館客館客不知其疑也思兢密隨館客至天津橋乃罵曰若陷崔宣必因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出崔家妻遺汝五百縑歸鄉足成百年之計不然殺汝必矣館客悔謝乃引思兢於告者之黨搜獲其妻宣乃得免餘伏其罪

向窓覺字

唐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

芍藥 薔薇 躑躅

芭蕉 (파 쵸 쵸) 菖蒲 (챵 포 챵) 篁 竹

葦 蘆 蓮 荷 蘋 藻

藤 葛 藍 蓼 蔘 朮

苔 蘚 蓬 艾 藜 莧

歷代

盘古

鴻濛 混沌

[illegible]

于水中[illegible]一一[illegible]

向日所見之因[illegible]

日影[illegible]向日[illegible]

[illegible]

史裴光判書割取字合成文理詐為徐彬書及書以嘗及差使推光款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度盡不能決奉勅令差能推事人勃之當見實狀曰張楚金可乃令勃之又不移前款楚金憂悶仰卧向窓日影透窓向日看之其字乃補葺作之平看則不覺向日則見之因集州縣官吏索一杯水令琛取書投于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奉勅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賜楚金絹一百匹

覘語獲殺

唐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迭妻歸寧有魏州三衛揚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三衛刀殺

遂其刁却納鞘中正等不知覺也至明店人執正等
拔刁血甚狼籍因禁正等拷訊苦痛遂自誣上獄之
差御史蔣常復推至則揔追店人十五已上集為人
數不足放散唯留一老嫗年八十已上日晚放出令
獄典密覘之曰嫗出當有人共語者即記姓名勿令
漏洩果有一人共語即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嫗
使人作何推勘如是三日即並是此人常揔追集男
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嫗語者一人餘皆放散問
之具伏云與遂妻姦殺遂有實妻之勑賜常綵二百
匹遷侍御史

詐賊還半

歷代

盤古 鴻蒙混沌 鶉居 茹毛飲迎 衣皮食實 橧巢庐 禪通循蜚 于〻裸虫蠢〻生於太荒

天皇

地皇

人皇

有巢

燧人

伏羲
蛇身 龍師 驪圖 風姓 宛丘 絙桑為瑟 六書 教佃漁 木德 人首
龍紀 犧帝 木德 陳宮 成紀 斲桐為琴 八卦 儷皮

炎帝 火德
牛首 嘗藥 赭鞭 日中市 人身 火師
垂耒 穗書 曲阜 始教耕 百年

黃帝 大德
有熊国 雲師 玄娘書 坂泉用戈 姬水 襄城迷路 華胥夢 風后 烏號弓
大鴻氏 竈樞 青靈全 中冀絕書 涿野 崆峒問道 嶰谷篁 羊努 龍喁角
青丘埋稷 鈞天乐 大章 作舟車 生于壽丘 作甲子 算數 指佞草
日升湖騎竜 指南車 葬喬山 有星官 作蓋天 律宮 咸池乐
刑法志五帝畫
母皇娥 歌曰天 夜靜當軒織 知璇宮

少昊 姓己
鳥紀官 母嫘祖 金德 黃帝子。 衣冠異章服以為儀
清地曠 浩茫茫 萬象無薄化無方 滄茫
大乐 皇娥歌 黃帝子
瀁瀁望滄滄

唐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有奇策部人王恭戍邊留牸牛六頭於舅李璡家養五年産犢三十頭例直十千已上恭還乃索牛舅曰牸牛二頭已死祇還四頭老牸餘並非汝所生拒諱不肯還恭忿之訴于令尹子雲令送恭付獄禁令收追盜牛賊李璡璡惶怖而至縣子雲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汝莊內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恭頭立南墻下璡急吐款云三十頭牛總是外甥牸牛所生實非盜得子雲遣去恭布衫璡驚曰此是外甥也子雲曰若是則當還牛更欲何語璡默然子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璡五頭餘並還恭一縣伏其明察

送母壽語

唐張松壽任長安縣令時昆明池側有刼殺賊奉勅下十日内須獲如違限令甚峻松壽至行刼處檢蹤見一老姥樹下賣食遂以從騎馱來入縣供酒食經三日還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等看有人共姥語者即捉來果有一人來問明府若為推勘即捉以布衫籠頭送縣一問伏欵并贓並獲時人以為神明

晛寡擒奸

唐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者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

婦曰無賴不順於母寧復惜之傑曰審如此可買棺來取兒屍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婦堅執如初時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曰某與寡婦有私嘗為兒所制故欲除之乃杖殺道士及寡婦却以將來棺盛之

比 彈釋罪

吳志孫權長子登字子高立為太子嘗出有彈丸飛過冷左右求之見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請捶之登不聽使求前所過彈丸比之不類遂釋之

善走非盜

冀州有一老母遇劫喝盜行人為母逐之擒盜反誣行人屬日暮母及路人莫知所為苻融曰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還融正色謂後至者曰汝真盜也盜服罪其發姦擿伏如神蓋融性明察能懸料其事以為盜者善走則初不被行人所獲以此測之善走者是擒逐之人也

狀異誅誣

唐高祖舉義師於太原李靖與衛文昇在隋守長安乃收皇族害之及平關中誅文昇等次及靖靖言曰公定關中唯復私讎耶亦為天下耶若為天下未得

禮不可以內 月令篇

呼天地而有天地之理人君而行人君之道順時令而使草木榮華者不由之義也發倉廩而以賑民得生者何不
內之義也內字之義予於禮記月令篇得之矣噫王者與天地同德而雖居萬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率
土之濱莫非王民也四海之內咸仰其德如大旱之望雲霓時王者發政施仁之恵有似乎天之生成之
德矣九州之內咸被其化如草木之沾雨露則居上臨下之心無異乎天之涵濡之功矣

尚而兼工於有一十已道人年[illegible]曾[illegible]

[illegible]吉[illegible]少[illegible]帝朝期曾有一志入年六十餘[illegible]

先生兼錄

[illegible]

京以門[illegible]祖[illegible]大[illegible]上之林[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進音今夫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殺靖乃捨之及爲岐州刺史或有人希聖旨告靖謀反者高祖命一御史往按之謂曰李靖叛狀實具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行數驛御史佯失告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告事者曰李靖叛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其命告事者乃以別狀與御史御史驗其狀與原狀不同即日還京以聞高祖高祖大驚御史具以狀奏請得不坐罪告事者伏誅 失御史名

老生無影

鄗吉字少卿漢宣帝時陳留有一老人年八十餘家富而無子秖有一女已適人其妻已卒翁又娶一妻

後生一子後翁死其妻育其子數年前妻女欲奪其財物乃誣後母所生非我父之子郡縣不能斷聞於臺省吉為廷尉乃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日中無影時八月中取同歲小兒均衣單衣諸小兒不寒唯老人之子變色又令與諸兒立於日中唯老人之子無影遂斷財物歸於後母之子前妻女受誣母之罪

戮非還子

黃霸魏人也字次翁漢宣帝時為丞相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女生二子及欲分離各爭其子遂訟於臺請黃霸斷之霸曰非同人類當以禽獸處之遂戮三男其子還母

哭色首罪

魏護軍營士竇禮出不還營以為沒身其妻盈氏及男女詣廷尉高柔曰爾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妻曰嘗出錢與同營焦子文因追索子文色動應對失節於是叩頭首殺禮之罪

學書獲謗

魏國淵字子尼為魏郡太守正直無私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甚疾之欲知其主淵請留其書本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乃勑功曹曰此郡少學問者令就師求能書者與受業因令作牋比方其書有似誹書者收問因伏其罪

妻少殺夫

魏志胡質字文德為常山太守東莞盧顯為人所殺求賊未得質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耳乃悉集比居少年有李若者見質而色動遂窮詰其情若乃首殺顯之罪

誤射從誤

宋何承天為行軍參軍時鄢陵縣吏陳滿射鳥誤中其師雖不傷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

三歲刑冤不傷手

盜練釋疑

魏志司馬芝字子華為大理正有盜官練置廁中吏以疑女工收付獄芝曰夫刑罰之失失在苛暴今先得贓物後訊其辭若不勝楚掠必至誣服則豈致冤濫大祖善之遷甘陵太守

詐喪罪妾

晉商仲堪為荊州牧有桂陽黃欽生二親沒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依律棄市仲堪曰原此之當以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所不忍言固當棄市今欽生父實終沒此特有大妄之過宜遂活之

歎誘首盜

吳志陳表字文奧以父死敵場求用為將時有盜官物者數人唯壯施明掠拷甚酷俟死無辭廷尉以狀聞權以表能得士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求情實表乃去其桎梏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心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權奇之欲全其名遂釋明過戮其黨明乃感表義行致位為將軍

疑獄集卷上

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

疑獄集卷中 疑獄二十五至五十凡 疑獄事二十一件

縛奴謀婢　將仕郎守大子中允和㠓　附續

唐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豔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良久乃覓婢不得并失金銀器四十餘事錄奏勅令長安萬年捉不良求賊鼎沸三日不獲不良主帥魏昶有策略請唆舍人家奴選少年端正者三人布衫籠頭及縛衛士四人問十日內已來何人覓舍人家衛士云有投化高麗留書遣付舍人捉馬奴書見在檢之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無他語不良往金城坊空宅並搜之至一宅封鎖甚密

打樸開之婢及捉化高嚴並在其中拷問乃是殺化
高嚴共捉馬奴藏之奉勑斬於東市

妓屍易

近代有人因行商迴見其妻爲姦盗所殺但不見其首支體具存旣悲且懼遂告於妻族妻族聞之遂執壻入官丞行加誣云爾殺吾女獄吏嚴其鞭捶莫得自明洎不任其苦乃自誣殺人之狀旣成皆以爲不謬郡主委諸從事從事疑而不斷謂使君曰某濫塵幕席誠宜竭節奉理人命一死不可復生苟或誤舉典刑其能追悔乎必請緩而窮之且爲夫之情孰忍殺其妻縱有隙而害之必作脫禍之計或推病殞或

託暴々必不存焉而要晋其理甚明使君許其識誤
從事乃別開其第篝作牌坪模擇司存務此繫都紀
而勅之於給以酒食湯沐鍵戶轉垣不使洩于外哉
後編今對內五條行人各供近來應與人家安所曉
籌多出去處文狀既而面語之曰汝等與人家舉事
還有可疑之事乎有一人曰某於一豪家舉事只言
纔却始子五更初攜頭昇過內器其間極輕有似無
物見瘞於某坊遂遣發之果獲一女子胥級逆拷晋
對其處令驗者驗認云非妻也遂收豪家鞫之豪家
伏罪而具款乃是殺一妓子而首而葬之以疑易此
良家之婦於室著之處士斷令棄市幽語玉堂

後母藏子

唐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烝其後母遂與之私藏云敕追入內行廉不知乃狀聞奏奉敕推詰極急後母詐以領巾勒項卧街中長安縣詰之云有人詐宣敕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知姓名因勒送置街中惶恐私就卜問被人覺之訖送與縣尉王璥令并其子引就房推問不伏璥先令一人於案褥下伏聽令一人走報云長史喚璥璥鎖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璥至開門案下之人亦起子母大驚並伏其罪

鎔鑄明金

唐李汧公鎮鳳翔有屬邑編甿因耨田得馬蹄金一

甕漢書武帝詔云往者[illegible]言[illegible]金又有白麟神馬之瑞宜其

黃金鑄麟趾褭蹄以協瑞焉蓋鑄金象馬蹄之形其[illegible]

劾之里民送於縣署訟牒將置府庭宰邑者慮公藏主

守不嚴因使寘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

為土塊矣甕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遽有變更

莫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僉云姦計換之遂遣

掾推鞫其事里社咸共證為宰邑者換之不能

自明既而遍攝滋甚遂以易金伏罪雖辭款具而未

窮隱用之所後合物數復驗胥以刑辟或云藏於其

壤或云投於水中紛紛枉撓結成其獄以案歷上聞

沂公覽之愈驚懼而因有遊宴倚杯娛戲新舊列座
賓客歲共驚歎時交相圖議亦在幕中說者或疑所
對沂公自之數四曰寧已昔作判官親見李君話云
與之無素沂公曰聞使之罪何不舉之託來曰某譏
此事有枉更當辭之沂公曰使金之狀極明是否當
枉留別有所見非判官意看情偽來曰諸匠得錢以
存中探事乃令開元間得土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
獲者則本質在焉遂於列肆賣金鎔鑄爲塊形狀相
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詰其買者人力二[illegible]
矣以巨杵碎至縣擣計其大數非二人以[illegible]可[illegible]
明其所在路之時命已記得本末於是[illegible]

邑者遂獲倩璽沂公歎伏無已出談錄

載屍塡威

後漢周紆字文通爲邵陵侯相廷椽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於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笑狀陰察視口眼中有稻芒乃密問守門者曰誰載藁入城唯有廷椽耳又問鈴下曰外頗有疑吾與死人共語者否對曰廷椽疑君乃收廷椽拷問具服不殺人但取道邊死人自後莫敢犯之

盜銀沉水

唐閻濟美之鎮江南也有舟人傭載商賈之貨時有

賈客所載甚繁於其間有銀十錠客隱之於貨中舟人潛窺之伺其下岸乃盜之沉於泊船之所船夜發至于鎮所縣閱餘貨乃失其銀遂執船夫而不捨聯者擒之以見公公曰客載之家當物皆然也問曰船上有何物曰搜索皆無公曰昨夜宿何所曰去此百里蒲文中公令武士與船夫同往索之公密謂武士曰必是舟人盜之沉於江中矣爾可令楫師沉鈎而鈎之其物必在若獲之必受吾重賞乃依公命鈎而引之銀在篋中封署者猶全而献于公公劾之舟者立承乃伏法

遺鈎全子

前漢時沛郡有富家公貲二十餘萬有男纔數歲失其母又無親屬有一女不賢公病困思念恐有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為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又不肯與兒兒詣郡自言求劍時大守司空何武得其辭因錄女及婿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婿復貪鄙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正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俾與女內實寄之耳不當以劍與之乎夫劍者亦所以決斷限年十五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婿必不復還其劍當聞州郡或能明證得以伸理此凡庸何能用慮深遠如是哉悉奪取財以與兒曰弊女惡婿溫飽十歲

亦以辜集於是諭者乃服其盜何適

貧民代盜

後唐同光年故青帥孔相循以邦計戴職權判夷門單府事長垣縣有四盜巨有財產及敗所塋挽則四貧民耳時都虞候姓韓者則樞密鄭崇韜之僚壻也與推吏暨獄典等同議鍛成其獄都不訊鞫但以四貧民以代四巨盜款成而上孔公斷令棄市[illegible]親慮之則又卒無一言命領就法將過蕭屏四屢回首向廳顧之公察之疑其情未究即復召問曰爾數次回顧得非枉耶令吏卒綫詢之稍得其情對曰實枉適何不言曰適引問之時蓋獄吏高其[illegible]尾遂不

得言也請去左右因而細述公曰得非虛否對曰未測已死之人豈無延睇息之生耶即命移於州獄俾郡主簿鞫之自韓巳下凡受賂近數十人計贓約七千緡則并按而推之具欵而吐韓即使人馳告于崇韜崇韜移書於公公不諾即俱伏法四人獲至墓畫像用答孔公德

審隨得奸

晉陸雲字士龍為浚儀令人有被殺而不獲賊者雲錄其妻無所問遣出密令吏隨之曰有一男子與語便縛來果得之云與妻謀殺之

不哀有奸

鄭子產聞婦人哭使人執而問之果手刃其夫者也侍者問曰何以知之子產曰夫人之於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其夫已死哭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出獨異志

詐賊斂牛

唐張元濟為武陽令以惠教訓下百姓懷之元武縣與其鄰封有人以牸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牛孳生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本縣累政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元濟元濟曰爾自有令長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肯退具言所以元濟遂令左右縛牛主以布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中牛

恐其各問所從來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其所詐牛曰此是女壻家牛非我所知元濟發蒙詣曰此即女壻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服罪又嘗道逢一老母種葱者結菴守之元濟謂母曰但去不煩守也若遇盜當來告令老母如言居一宿而葱大失母以告元濟悉召葱地左右居人畢集元濟呼前立聽之果得盜葱者

同謀酖母

唐杜亞字次公鎮維揚日有倚郭之民富者邵富僮僕埒於王侯之家父亡未碁[illegible]在奉之不以道母憤恚不勝後稍解因元日上壽於母母賜觴於子

孚受之欲飲穎酒有毒從之於地地墳乃詢其故曰以酖殺人上天何祐母撫膺曰天乎天乎明鑑在上何嘗厚誣雖死不伏識者稱之至公府公問曰爾上母壽酒從何來曰長婦親爵而致也又問曰母賜觴從何來亦曰長婦之親爵也又問曰長婦何人曰即此子之妻也公曰爾婦親爵毒因婦起豈可誣其[illegible]乎乃分於廳覈劾之由是夫妻同謀欲害其母公得情皆令伏法

蓋犬為奸

李燮乃均鎮襄陽日思俗婦有外情乃託病云醫者所傳膏蒸之夫須得猘犬肉食之必差謂其夫曰今日

之病在君必愈可以致一犬為妻甕之得而食之死者無恨夫曰吾家無犬何所得之妻曰東隣有犬每來盜物吾可擊而烹之夫曰諾乃依妻言甕之獻肉於妻妻食之餘乃留之於筐笥夫出命鄰告之送問於公云盜犬而殺國有常刑乃擒論犬者鞫之立券具送妻之所欲也公曰斯乃妻有他婬蹤夫於法耳乃劾之具得妻之情欲與外人誣夫之罪將置之公乃處妻死外情者俱付法其夫釋之

夾轝擒盜

唐呂元膺字景夫之鎮岳陽因出遊賞乃登高阜瞰原野忽見有喪轝者駐之於道左男子五人皆衰服

而隨之公曰遠葬則狀近葬則貧此姦盜之詐也乃令左右搜索之棺木中皆兵刃乃擒之公詰其情對曰某盜賊也欲謀過江掠貨是以假喪舉使渡者不疑公令劾之更有同儻者數十輩已於彼岸期集矣亦擒之俱令付法

韋皋叛財

唐韋皐之鎮劍南日鄉俗之弊有逆旅停止賈客有貲産萬餘者因病而斃之既卒隱没財貨十隱其七八因茲多致冒濫公審知之有北客蘇延家蜀商販於蜀川得病當夜而卒以狀聞於公公按驗其事已被店主易其文字貨纔通三分公乃[illegible]

勘於里胥辭多異同遂劾於司店者立承隱欺數千餘貫與諸吏分贓二十餘人悉命付法由是劍南無橫死之咨

倉欠分涪

唐韋丹字文明之鎮江西也有倉吏主掌十年數盈五十萬斛因覆量欠負三千石公憫之曰斯吏也主掌十餘年計欠三千石必不自取而費也必為權要者所須乃即令搜索家私文案驗之果分用名曆具在因諭於諸吏曰爾等恃以威權取索於倉吏吏之闕也豈獨倍填又將代爾之罪今者據其所得限一日納足則捨爾罪群吏頓首曰君侯以至明察下吏

之章奏等准法合當刑責儻若直罪則信壞不振矣
既足更擇日而歸

撥靴告賊

北齊太保任城王湝領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行人引妻撥其靴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而詣州言之湝召居城諸媼以靴示之曰有乘馬於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非親屬乎一媼撫膺哭曰兒昨着靴引妻向妻家也捕而獲之

能察盜驢

唐懷州河内縣董行成能察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盜行人驢一頭并囊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於街中

見吡之曰彼賊住賊下驢來即安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常行之也見人則引驢迤過怯也以此知之救下賊者頃驢主尋蹤而至皆如其言

括字伏詐

唐張鷟字文成為河陽尉有人言呂元者詐偽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粟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斷鷟取呂元告牒括兩頭唯留一字問是彼書即注云是不是即注云非元乃注曰非去括即是元牒先決五十又括詐偽馮忱書內一字以問之註曰是及去括乃詐書也元乃是叩頭伏罪又有一客驢韁斷并鞍

失之三日詣不獲請縣言恭非捕急賊乃夜放驢出
而藏其鞍恭共鞍可直五千文鷟曰此可知也遂令
絕飼得去繩放之驢尋歸日處乃令搜其家其鞍
於草積下得之人伏其計智

盜馬燎寒

晉書曹攄字顏遠爲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
天大雨雪宮門夜中失行馬群官檢察莫知所在攄
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
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又嘗爲臨淄令
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
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有誣告婦殺姑官爲考

鞫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吏當斷適值嫗到知其冤吏加鞫究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

誘愚積財

唐崔黯鎮湖南時有惡少為妻日久鄉吏不能容乃自髡削依佛教為備隸假託梵修之功化於聾俗廣設幻惑誘騙愚鈍積財萬計唯造有為之像十分隱其五六以為私積屬公之下車也懼其事露乃自投牒詣府主曰某發願三年修成今功畢請既封啟俗公問曰爾教化三年所得財物數何曰旋得旋用不計其數公曰若費用者幾何曰三十貫其不滿曰給者既知納者不記必有隱欺之意乃細之化勸按其首

積有妻奴滿室珍奇異貨負約以千計出利收財士告於
俗士乃効其矯妄之糾立家斷令存活財物並施與
貧下

疑獄集卷中

疑獄集卷中

堯舜亭午日孔

疑獄集卷下 自[illegible]十一至第六十四 凢叙獄事二十四件

将仕郎守太子中允和 㠓 附續

認方知賊

唐劉崇龜鎮南海之歲有富商子少年而白皙稍殊於稗販之伍泊船於江岸次有高門中見一姫年二十餘艷態妖容殊不避人得以縱其目逆少年乗便言曰某黄昏當詣宅矣亦無難色頷之微哂而已既昏暝果啓扉伺之此子未及赴約有盗者徑入行竊見一房無燭即突入姫即欣然而就之盗乃謂見擒以刀刺之遺刀而逝其家亦未知覺商客之子旋至纔入其戶即踐其血汰而仆地初謂其水以手捫

長恨歌

漢王重色思傾國

其上又語之曰何人之罪曰其主某人之上下之間其
匱一眉是後來下諸之主作主乃為之辭曰此非
殺下一口來早言令諸都諸之諸人皆說本言而去
今留之共辭而言有主乃令東人諸之以殺人之之
宣殺者說集乃傳令曰令日已號可望日而主乃令
主乃下令曰吉日大會合齊宜丁宜之從于以從
此之罷不從殺人其家以之納于府主令皆之也有
美有錄無殺身美人連及排數國寶韻諸備主具
祿共從之主言前諸革上番人示不日有其然一
一夜樂準之明已行百樂單其家諸一出至江清達
人間亭曰之并來已之門之有人所

之聞這血之聲未已又潤之有人臥遂起走出登船一夜解維比明已行百餘里其家跡其血至江岸遂陳狀訟於主者窮詰岸上居人云其日有某客船一隻夜來經發即差人追及械於圓室掠拷備至見實吐之唯不招殺人其家以刁納于府主乃署刁也府主乃下令曰某日大會合境庖丁宜集于毬場以俟宰殺者既集乃傳令曰今日已晚可翌日而至乃各令留刁於廚而去府主乃命取入諸刁以殺人之刁換下一口來早各令詣衙請刁諸人皆認本刁而去唯一屠最後來不肯持刁去府主乃詰之對曰此非某刁又詰之此何人刁耶曰此是某人之刁耳乃問其

所居之處命捕之則已竄矣於是乃以他囚合處死者以代商人之子使夜斃之於市竄者之家日夕潛令人伺之既斃其假者因不一兩夕果歸家即擒之具首殺人之罪遂寘于法商人之子夜入人家杖背而已君子謂彭城公察獄可謂明矣

偷寶出藏

唐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石餘直黃金千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取之盡爲盜所將矣公主言之天后天后大怒自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史長史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獲賊當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獲之如不獲先死吏

辛將微懼計無所出衢中遇湖州別駕無名相與
請至縣游徼白尉曰得盜者來無名遁避至階尉
問無名曰吾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尉呼吏卒何謂
辱別駕無名笑曰君無怨吏辛抑有由也無名歷官
所在擒姦摘伏有名每有盜者至無名前無得遁者
此謹應先聞之故見訛庶解圍耳時盡得其方無名
曰與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長吏大悅降階執
其手曰今日遇公吾當從生矣請述其由無名曰請
君聞于天后長吏由是奏之天后召而謂曰卿得賊
乎無名曰頃奉旨取賊無限月且覓府縣賞吏仍
以兩縣擒盜吏辛盡以付臣臣為陛下取之亦不過

數日矣天后許之無名計吏卒約日十人五人為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儻十餘輩皆衣縗経相隨出赴入北邙者可躡而報之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曰諸胡何向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亦撤奠即巡行塚傍咸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塚開剖棺視之棺中盡皆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曰汝用何策而得此賊耶對曰非有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已見即知是賊但不知其葬處今清明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既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畢

迺塚旁相視而笑喜墓無所傷迺以若壓下迫促府縣此賊計急必取而逃矣天佑曰善哉賜金帛遷秩二等

越訴諱緡

唐咸通初有天水趙和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聲由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寃獲優考至於疑似譸偽之事悉能以情理之時有楚州淮陰二農比莊俱以豐歉而貨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鏹未滿以莊卷質於西鄰貸緡百萬契草隨驗且言來歲贖本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甚博備財贖契先納八百千緡第檢置契書期明日以殘資換券因隔宿且

恃通家因不徹納緡之文移則日費訟紙三遂為訂
隣不認且以無保證又無簿籍終為所拒京隣以迴
訴于縣縣為追勘無以證明嚳邑謂曰諭爾歸其
如官中所賴者契券舞此以證何術理之復訴于州
州不能理京隣不勝其憤遠聆江陵之善聽訟者乃
越江而南訴于趙寧饒寧謂曰縣政甚卑且復逾境
何計奉璽東隣則覺泣曰至此不復得理無由自濟
也和曰第此署者內識為隅恩之經營召問曰計就矣
爾果未妄否則又曰爲敢處寧諫和曰識如是言則當
為實法乃召捕欣之薪者與語羊夫脇王淮陰曰有
涖江者崇勸已具言有同惡相濟者并其處居名姓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形狀俱以西鄰指之詣楷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唯
持刃截江無得藏匿追蹤至彼具擒以送然自持無
跡未甚知懼至則蔽于庭下和偶聲謂曰幸耕織自
活何爲冠江四則朗叫後隨目捺擂之夫未嘗舟楫
和又曰權鹽甚具姓氏兼差或言僞而堅則血屬旣
寘囚則大恐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寃者和又曰所盜
率多繒繄錦綵非農家所宜蓄者汝宜籍舍之產以
辯之囚意稍開謂皆非所財者昔不虞東鄰之越盜
也乃言稻若干斛莊人某人入者紬絹若干匹某家機
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贈契者銀器若干件匠某某造
成者也拿大喜即再審其事謂曰汝果非冠江者何

故諸東鄰所贖八百千緡遂引訴鄰令其偶證於是慙懼灰色祈死廳下趙令揩往本土擒付契書然後寘之法矣

假銀隶盜

漢慕容彥超善捕盜為鄆帥日有利息庫在州中遣吏主之有人將白金二鋌質錢十萬與之既去而驗之乃假銀也彥超知其事召主庫吏密令出榜虛稱夜被盜賊竊所質白金等財物令備賞錢五萬貫召知情人收捉元賊不數日閒果有人來贖其銀者執之伏罪人伏其智又嘗有獻新櫻桃彥超令付主者收之俄而為給役人盜食之主者白於彥超彥超呼給役

人倫宴慰之日汝等豈敢盜吾所食之物盖主者幷執耳勿懷憂懼可各賜以酒旋起潛令左右入藜蘆散於酒中既飲之立皆嘔吐則新櫻在焉於是伏罪

隱金令模

唐李德裕出鎮浙右日有甘露寺主事僧訴交代得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隱沒却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遞相交割文籍在焉衆辭皆指以新授代者隱而用之且其初交領分兩既明及交承之日即不見其金鞫成具獄伏罪明然未窮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行而費之以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慮之際公疑其未盡也以意揣之訊人乃具實以聞

白居寺僧者與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積年已來空
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群衆以其孤立不狎輩流
欲棄此■擠排之因流蕩不勝其冤公乃憫而惻之
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吾將得之矣乃立促召兜
子數乘命閱連僧入對寺處遣坐兜子門靚於壁指
揮不令相見命取黄泥各令模前後交付下次金形
狀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狀各模不同公怒令劾前
數輩等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

殺夫誣叔

莊遵初為長安令後遷揚州刺史性明察嘗有陽陵
女子與人殺其夫其叔嘗乃起賊女子乃以血塗

叔因大哭曰奈何欲變於我而殺其兄便即告官官司拷掠其叔大過因而自誣其罪遂處之乃謂吏曰叔為大逆速寘於法可放嫂歸密令人夜中窺於嫂壁下聽之其夜奸者果來問曰刺史明察其叔寧遂之耶嫂曰不疑因相與大喜吏即擒之送獄叔遂獲免

鐵佛能言

石晉時魏州冠氏縣華村僧院有鐵佛像一軀可長文餘中心且空一旦或云鐵佛能語其徒衆稱讚聞於鄉縣士庶雲集施利填委或聞佛語似垂教誡時鎮申府時高祖鎮鄴莫測其事命衙將尚謙賫香供

養設齋呈驗其事後命言亦其妖偽有三傳張輅請與尚譙借行詰其妖狀乃與之偕往由是贍與縣鎮卒分圍其僧院盡遣院僧赴道場張輅潛開僧房見有穴道乃入穴行至鐵佛座下乃回謂尚譙曰果得妖狀矣乃令譙立於佛前輅卻回穴入佛空身中厲聲遂說僧過便令擒縛取其魁首數人上聞就被戮之張輅奏授長河縣主簿以酬獎之

繰車驗絲

王蜀時其下將帥鮮不好貨有許宗裔者分符節獨守廉潔嘗典劍州民有致寇者燈下識認累家迫蹤尋逐捕吏幷而獲之所收贓惟絲約紬絹主言

是本物其賊不禁拷捶遂伏其罪因而送州崇龜判
懸繇因許言綠絢紬紩乃是家物與被盜主遞相爭辭
說宗裔促命取兩家綠絲車又各責紬紩來對驗乃
後問何物一云杏核一云尾子因令相對開絢縷見
杏核與因款同仍以綠絢安於車軸量長短大小
亦是因家本物即被劫主有妄認之過邏捕吏伏拷
決之寧指顧之閒乃雪冤枉

誣子不孝

晉安重榮之鎮常州日嘗有夫妻共訟其子不孝者
重榮面加詰責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曰不忍也其
母詬詈奪劍逐之重榮疑而問之乃繼母也因咄出

自後射一箭而發聞者莫不增校由是境內以為强明之政

爭餌合秤

漢孫寶為京兆尹有賣饊散者今饊餅也於都市與一村民相逢擊落饊散皆碎村民苦塡認五十介賣者堅稱三百餘枚因致喧爭巡者領赴太守太守引問無證明大守鞫吏買饊散一枚秤知分兩都秤碎者稱折辛見元數其賣主承伏匿誑之罪村民獲雪衆為神明之政

夫死不哀

唐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晉公登萬歲樓宴方酣置

姉不悦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曰在其橋某街詰旦命吏捕哭者乃婦喪夫也信宿獄不成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鄰人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為神因問晉公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吾聞鄭子產曰夫人之於其所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哭不哀而懼是知有姦也

義子分財

晉張希崇鎮邠州日有民與郭氏為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的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

財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布嘗鞫其訴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雖稱假子孤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稱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頗為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並付親子所訟人與朋黨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伏其明斷

蘇秦死車裂

蘇秦在齊齊大夫多與之爭寵而使人刺之不殊而走絕齊王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死之後王車裂臣以徇於市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刺臣之賊必得矣齊王如其言殺蘇秦者果出齊王因而誅之出春秋後語

盜主訟牛

南梁顧憲之為建康令有失牛者盜與主兩俱認之不能制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知本主所居盜者伏罪

錢若水忠厚之德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弃屍水中遂失其尸或為元謀或從而加助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搒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為得失若水獨疑之畱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

聽詈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詈之且旬日
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莅之若水一旦詣州廨
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使人訪求其女奴今得
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乃
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
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
富民父子皆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君之賜
咸其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趨詣若
水廳若水閉門拒之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
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貲以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
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為之奏論其功若水固辭

曰若不但求我等入今竟耳論功勞又必不以人心也止
朝廷若以此微弟求必如留置錄其外何抵罪知此數
服曰如此尤不可也銜寄語若命旅覘謝者求
曰獄情難知倘有過錯何謝也然老者今猶稍也
未幾丞宗聞之驟加進擢不半歲而超制一路中[illegible]
極器副使

辨僧誣叔

宋丞相向敏中字常之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今主人亡

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
道走荒草中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在其
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財及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
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誘婦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
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墮其中贓在井傍不知何
人所取獄成詣府府皆不以為疑獨以贓不獲疑
乃引僧詰問數四僧但言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
言者敘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敘中因密使訪其賊
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
曰僧某者其獄如何吏紿之曰昨日已杖死於市矣
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誤決此獄[illegible]









